

看守眼

横山秀夫



七曜文库

YOKOYAMA HIDEO

赵建勋译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看守眼

赵建勋 译

かんしゆがん

KANSHU-GAN by Hideo Yokoyama
Copyright © 2004 by Hideo Yokoyama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SHINCHOSHA Publishing Co., Ltd.

This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SHINCHOSHA Publishing Co., Ltd., Tokyo in care of Tuttle-Mori Agency, Inc., Tokyo
through Beijing GW Culture Communications Co., Ltd., Beijing.

注：《误报》本名“静かな家”，简体中文版采用了播出WOWOW剧集时的“誤報”一名
吉林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7-2010-2948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看守眼 / (日) 横山秀夫著；赵建勋译. — 长春：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1.4
(七曜文库)
ISBN 978-7-5463-4878-0

I. ①看… II. ①横… ②赵… III. ①短篇小说—小
说集—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37600号

看守眼

作 者 [日]横山秀夫
译 者 赵建勋
出 品 人 周殿富
创 意 吉林出版集团·北京汉阅传播
策 划 编辑 渠 诚
责 任 编辑 顾学云 李玲玲
封 面 设计 未 岐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9.25
版 次 2011年4月第1版
印 次 2011年4月第1次印刷

出 版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发 行 北京吉版图书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 北京市宣武区椿树园15-18号底商A222
邮 编：100052
电 话 总编办：010-63109462-1104
发行部：010-63104979
网 址 <http://www.jlpg-bj.com/>
印 刷 北京同文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ISBN 978-7-5463-4878-0 定价 28.00元

看守眼

Contents

001 看守眼

053

自传

103

口头禅

147

凌晨五点的人侵者

199

误报

245

秘书课的男人

第一话

虽然不知道将来会怎样，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不管结婚不结婚，都要继续工作。

好冷啊！冷得彻骨。

山名悦子从椅子上站起来，把裹着膝盖的小毛毯重新裹了一下。今年冬天太冷了，冷到了气象台不把暖冬预报撤回去就无法交代的程度。办公大楼里的暖气被关掉以后，终于认可了今天早晨天气预报播音员把暖冬预报撤回去的那些话。

——雪停了吗？今天还回得了家吗？

R县警察本部^①办公大楼三层，警务部各课室一个挨一个地排列着。最北端的教养课里安静了下来。刚才，山名悦子哭丧着脸对同事们说：“我得加班。”同事们都迈着轻快的步子参加新年会^②去了。悦子虽然是一肚子的怨恨，但真要叫她去

① 日本的县相当于中国的省，因此县警察本部相当于中国的省公安厅，市警察署相当于中国的市公安局。本部长相当于省公安厅厅长，署长相当于市公安局局长。

② 日本人习惯于年底开一个忘年会，忘掉一年的烦恼，年初开一个新年会，迎接新的一年。实际上就是在一起喝喝酒，热闹热闹以缓解工作压力，增进同事间的感情。

参加新年会，她也不见得高兴。

办公桌上的稿件和校样堆积如山。悦子负责编辑的 R 县警察本部的内部杂志《R 警人》二月号进展很不顺利。台灯的灯罩上贴着加藤印刷厂厂长用红笔写的一张字条：一月二十五日校对完毕，二十六日付印，二月一日发行。

看着这张字条，真叫人绝望。悦子本来是在一个有经验的上司久保田安江手下编辑这份月刊的，但久保田安江快退休了，退休前请了长假，所以编辑工作全部落在了悦子肩上。这本六十四页的 B5 纸大小的内部杂志，能送到各个课室去吗？悦子实在没有信心。

——先从简单的做起吧。

悦子从架子上拿下来一个用红笔写着一个很大的“婴”字的信封，把里边装着的东西倒在了办公桌上。那是二三十张婴幼儿的照片，都是痴爱自己的孩子的家长们照的。杂志上有一个“我家小明星”专栏，让那些有小孩儿的警官们竞相展示，是个很受欢迎的专栏。悦子把照片一张张翻过来，把照片反面的简介往稿纸上抄写。孩子的姓名，名字的由来，出生年月日，父母所属部门……

抄到第七张照片时，悦子不禁咂了下舌。S 市警察署交通课的巡查长没写老婆的名字。

——难道是别人替他生的？

悦子撅着嘴，抬头看了看墙上的挂钟。七点多了，这位巡查长肯定回家了。这可麻烦了，R 县警察本部没有全县警

员的电话号码簿。据说以前有过，而且年年更新，后来担心流传到外部，就全销毁了。当然，如果给 S 市警察署打个电话，让他们通过紧急联络用的名单找到那位巡查长家里的电话也不是做不到，但悦子没有勇气那样做。文职人员跟正式警官不一样。各市警察署的正式警官没有几个能记住她这个一般女文职人员的名字的。如果用警电专线给 S 市警察署打电话，肯定会遭到值班警员的彻底盘问。你是谁呀？真是本部教养课的人吗？你跟巡查长是什么关系呀？

想到这里，悦子把照片收起来，重新装进那个写着大红“婴”字的信封里，摊开了傍晚时分印刷厂送过来的部分校样。《年初阅兵式有感》、《派出所通讯》、《连续十年获奖》……悦子从标题到内容认真校对着，没有发现什么大的错误。看完校样，悦子又从架子上拿下来另一个专栏的稿件。这个专栏的内容是警员们向大家推荐自己常去的好吃的餐馆或便宜的商店，专栏题目是《哪家餐馆好吃，哪家商店便宜》。有意思的是介绍荞麦面馆的文章特别多，这是为什么呢？

接下来是介绍犯罪事件的专栏“事件”。这个专栏的文章具有纪实风格，都是关于硬派小生的报道，记录了刑警们和鉴别课的警员们的功劳。有一篇文章记述了逮捕一个强盗的始末。以前，悦子看这些文章的时候心情都很愉快，但今天晚上心情很不好。她拟了一个还算说得过去的标题，在版面设计格式纸上画好照片的位置，塞进一个准备送印刷厂的信封，缓缓站了起来。

手冻僵了。悦子从文件柜里拿出一个小型电暖炉点上，暖了暖手。

——最重要的稿件在这里！

悦子从架子上把一个写着“退”字的大信封拽过来。这个信封里的稿件装得满满的，里边都是今年春天退休的一线警官和文职人员写的文章和他们的照片。当了一辈子警察，退休之前在内部杂志上荣耀一回，这个专栏的题目是《辛苦了！》每年二月都要把这个专栏作为台柱子。

悦子开始把退休人员写的文章和从警务课借来的照片用曲别针一组一组地别在一起。她刚动手就停了下来，因为她看见了她的上司，教养课负责编辑《R警人》的久保田安江的照片。照片上的久保田很和气。悦子心想，我怎么从来没见过他这么和气的表情呢？

悦子把久保田写的文章翻出来扫了一遍。久保田历数他二十多年编辑杂志的艰辛历程，采访的趣事，对《R警人》的挚爱，表达得淋漓尽致。久保田始终没有结婚，“《R警人》就是我的恋人”是他的口头禅。也许是因为不想把自己的恋人让给悦子吧，久保田一直对悦子很冷淡。悦子在久保田手下工作了一年，一直没能跟这位上司搞好关系。

悦子带着复杂的心情阅读久保田的文章，读到最后大吃一惊。

“虽然我像舍不得放手自己的孩子一样舍不得放下《R警人》，但是，有我的继任者山名悦子在，一定能把《R警人》

办得充满朝气。想到这里，我就放心了。我将带着极大的期待，加入读者的行列。”

悦子突然忧郁起来。如果久保田像把自己的孩子托付给悦子似的，把编辑《R警人》的工作交给悦子，那当然会使悦子为难——这担子太重了。悦子本来就不觉得这本警察杂志有何魅力，若让她十年二十年地编辑这本杂志……

悦子刚满二十六岁。虽然不知道将来会怎样，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不管结婚不结婚，都要继续工作。六年前，悦子参加了地方公务员考试。她考公务员不单单是因为经济不景气，更是因为从在县政府工作的父亲那里看到了公务员的优越性。父亲体弱多病，经常住院，依然把四个女儿抚养成人，把最小的悦子也供到了大专毕业。而母亲呢，本来在一家百货商店工作，泡沫经济一破灭，马上就被炒了鱿鱼，一天到晚在家里发牢骚还说些奇怪的话。被称为“家中的太阳”的母亲，威信一落千丈。

悦子刚考上大专的时候，就决定毕业后考公务员。但是，她不想去政府机关，也不想去学校，而是选择了当警察，因为她看到父亲的工作太平板。不但要找个安定的职业，这职业还必须刺激。悦子从小就爱看破案的电视剧，喜欢看推理小说。她向往的职场是：杀气腾腾的刑警们为了侦破案件怒吼着，破获一个又一个的案子以后欢呼着。也许自己将来的丈夫就是个刑警——天真的想象使进入县警察本部之前的悦子兴奋不已。

然而，她被分配到一个连破案的味儿都闻不见的管理部門的教养课，成了一名文职人员。课员们都是一点儿意思都没有，却有着强烈优越感的男人。毕竟，刑警才是警察世界的主角，教养课的男人们连说话声音都很细。就连心直口快的久保田安江也不敢惹刑警，喝醉了以后也说过“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

“值班的！”

教养课的门被推开，提着手电筒的生活安全课的一个叫高见的女警官进来了。悦子赶紧站了起来。

“辛苦了！”两人同时说道。但是，只有悦子行了鞠躬礼。

“请节约用电！”高见直视着悦子，斩钉截铁的口气。

“啊，是！对不起！”悦子说着赶紧关掉了电暖炉。不过，从仰头看着天花板的高见的表情来看，她指的不是电暖炉，而是房间里的荧光灯。悦子脸红了。

房间里的荧光灯关了一半，悦子觉得更冷了。重新在办公桌前坐下的悦子，看着高见消失在门外以后，不由得叹了口气。自己为什么显得那么卑下呢？自己还比高见大一岁呢。女警官也不一定看不起教养课的文职人员，悦子就有一个当女警官的好朋友，两人一起上街买东西，一起去饭馆吃饭，关系可好了。当然，因工作性质不同，两人聊天的时候也不免产生某种错位，要想消除这种错位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把这点活儿干完了就回家！

悦子继续把退休人员的文章和照片用曲别针往一起别。

还剩四十三个人的。看看文章的署名，再看看照片背面的名字，一致的就别起来。田中，铃木，吉田……同姓的不少，得特别小心，弄错了可就麻烦了。

只剩下五张照片了，很快就能干完。越少越好找……

嗯？不对呀，照片还剩五张，可是稿子只有四篇。慌慌张张地把四个人的别好，然后仔细看了看剩下的那张照片背面的名字。

F 警察署警务课拘留管理股主任 近藤宫男

悦子把写着“退”字的信封撑开，往里边看了看。信封是空的，里面什么都没有。她又在办公桌上翻了翻，还是没有。

悦子有些郁闷。

丢了？

不对呀，是前辈久保田安江通知退休人员写文章并回收的。当时，安江对悦子说：“都收齐了。”安江说这话的时候一直看着悦子的眼睛，那意思是说，你应该感谢我才是……

悦子在办公桌下边和椅子下边仔细找了找，没有。又找遍了整个办公室，还是没有。她把刚整理好的四十六个人的照片和文章重新核对了一遍，看看有没有一张照片下边别着两篇文章的情况。也没有。

悦子启动电脑，打开退休人员名单的文件查看了一下。确实有“近藤宫男”这个名字，今年春天退休。

心烦意乱的悦子从包里掏出手机，给久保田安江家里打电话。家里没人，电话设在录音档。悦子对着话筒把事情说完，又在办公桌周围找了一遍，撑开信封看了看。

近藤宫男的稿子真的交上来了？是不是安江忘了通知近藤写文章了？要不就是——近藤还没把稿子寄来？

近藤宫男……这名字，悦子没听到过。F警察署警务课拘留管理股……F警察署……对了，F警察署管区去年发生了一起家庭主妇失踪事件，引起了很大的骚动呢。

啊！悦子不禁叫了一声。

她想起有个朋友叫天野小百合，就在F警察署，跟悦子同年参加工作。悦子被分配到县警察本部，小百合被分配到F警察署。悦子再次掏出手机，没打小百合的手机，而是拨了她公寓的座机。听说小百合最近有了男朋友，说不定跟男朋友在外边玩儿呢，那样的话就不会把F警察署紧急联络用的名单带在身上，就是打通了也没用。

“哟！是悦子啊，有事吗？”

小百合在家。真是天助我也——悦子暗想。

“这么晚了给你打电话，真对不起。我想让你帮我查一下近藤宫男家的电话号码。”悦子把为什么要找近藤简单地解释了一下。

“近藤？哦，想起来了，那个可怕的老头儿。”

可怕的老头儿？

悦子焦急地等待着。终于，小百合再次拿起电话，把近

藤的电话号码和住址都告诉了悦子。悦子谢过小百合，正要挂电话，小百合制止了她。

“悦子，后来，跟你的男朋友怎么样了？”小百合问道。

悦子一愣——“吹了。”

“我也吹了。”

难怪小百合在公寓里。如果跟小百合说起这个话题，那就没完没了了。

“对不起了，小百合，我这儿有急事，以后再给你打电话吧。”

悦子挂断手机，拿起办公桌上的警电专线电话，拨了近藤家的电话号码。接通音响起，半天也没人接。不在家？

悦子顺手拿起近藤的照片。刚才只顾看照片背面的名字，没顾上看照片正面的人。

这一看可不得了，悦子不由得倒吸一口冷气。

照片上的近藤，青白的脸色，消瘦的脸庞，尖尖的鼻子，深陷的眼窝……

悦子打了个寒战。这时，电话那头有人接了电话。

第二话

气，看守所里简直就是另一个人的世界。
昏暗的电灯，叫人憋闷。

混沌的空

悦子从县警察本部办公大楼出来的时候，已经晚上九点半了。

车上的暖风很长时间也不能使车里暖和起来，握着方向盘的手冻得生疼。悦子的目的地是近藤官男家。

刚才接电话的是近藤的老婆有纪子。有纪子说，近藤不在，也没带手机，不过马上就会回来的，请到家里来等他。悦子被有纪子这种爽快的性格所感染，决定去一趟。

现在，新年会已经达到高潮了吧。教养课课长对悦子说过，一定要参加新年会，多晚都没关系。悦子知道，在教养课那群无聊的男人堆里，反正自己去了也是充当一个女招待的角色，不会有一丝快乐，还不如去近藤家看看。悦子这样想着，狠狠踩下了油门。

悦子希望今晚就找到近藤，落实他的稿子问题。是安江忘了通知近藤，还是安江把近藤的稿子弄丢了呢，抑或近藤

还没来得及写？

不对……

悦子怀疑近藤根本就没打算写。因为连有纪子都不知道有人委托她丈夫写稿子。悦子的脑子里闪现着近藤的照片。那双暗淡的眼睛，让人觉得他即便不是一个阴险的人，也是一个不好对付的人。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麻烦呢？

四十七位退休人员只差一个人的稿件。二月号的《R 警人》上，无论如何也得同时登出这四十七个人的照片和他们自己写的文章，差一个人的都不行。在警察这个组织里，退休是一个庄严的仪式，这一点就连进入这个组织的时间还不算太长的悦子都知道。要把退休人员捧得高高的，赞扬，表彰，用最富有激情的语言，最热烈的掌声欢送他们，祝贺他们圆满地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与其说是为被欢送者举行的仪式，倒不如说是为了鼓舞欢送者们的士气而举行的仪式。留下来的人要以前辈们为榜样，献身于警察这个崇高的职业，继续为警察这个组织拼命工作。这个仪式就好像是葬礼。其实葬礼并不是为死者举行的，而是为还活着的家人举行的。

车里总算暖和起来的时候，目的地也到了。近藤开始休他的退休前的长假以后，马上就从 F 警察署的家属宿舍搬出来，租了一套很漂亮的独幢二层小楼。

“来啦？快进来，快进来！对不起啊，刚搬家，还没收拾好呢。”有纪子说话的口气跟电话里一样爽快。

悦子走进来一看，果然还没收拾好。贴着很显眼的搬家
公司标记的纸箱子堆积如山，都没打开呢。

“我去给您沏茶。”有纪子说着走进厨房。人虽然看不见了，可说话一点儿也不耽误。有纪子一边沏茶，一边大声跟坐在客厅里的悦子聊天。近藤夫妇有两个儿子，都考上了东京的大学，每个月都要给他们寄十六万日元的生活费过去……等有纪子端着茶回到客厅的时候，悦子已经基本上掌握了近藤的家庭状况。

“我老公马上就该回来了。您快把脚伸到被炉里边来呀！”

“谢谢您！近藤先生去哪儿了？”悦子迫不及待地问道。

有纪子那张长满了皱纹的圆脸露出少女般的笑容，呵呵地笑起来：“谁知道他跑到哪儿去了，我老公啊，是个刑警嘛！”

刑警？近藤不是拘留所的看守吗？怎么成刑警了？

悦子如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我管他叫地窖刑警。”

“什么？地窖？”

“呵呵，以前我管他叫基督山伯爵。”有纪子爽朗地笑着，跟悦子说起近藤的故事来。在悦子看来，近藤的故事并不值得高兴。

近藤当了三十八年警察，其中二十九年都在拘留所当看守。他从当警察那天起就想当一名刑警，但是，他的愿望一直到退休都没能实现。看守的职责是监视被拘留的犯罪嫌疑人，从早到晚可以接触各种各样的罪犯，可以在不知不觉之中练